

当代艺术个案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ART

表现与抽象

王琰油画作品

Expression and Abstraction

Wang Yan's Oil Painting

广东美术馆
GUANGDONG MUSEUM OF ART

当代艺术个案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ART

表现与抽象

王琰油画作品

Expression and Abstraction
Wang Yan's Oil Painting

目录

004	王琰：直感与表现	范迪安
006	诗性地栖居	罗一平
009	圣堂中的舞蹈	高 岭
010	让自然指引艺术	邹跃进
012	追逐自然意象的即兴创造	张幼云
016	油画作品	
102	素描作品	
108	创作手记	
114	作者简介	

当代艺术个案丛书
SERIES OF CONTEMPORARY ART

表现与抽象

王琰油画作品

Expression and Abstraction
Wang Yan's Oil Painting

目录

004	王琰：直感与表现	范迪安
006	诗性地栖居	罗一平
009	圣堂中的舞蹈	高 岭
010	让自然指引艺术	邹跃进
012	追逐自然意象的即兴创造	张幼云
016	油画作品	
102	素描作品	
108	创作手记	
114	作者简介	

王琰：直感与表现

范迪安

王琰的作品摆在眼前，便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种激越的景观。在她的画面上，强烈的色彩在跳跃在奔涌，在表现力极强的驱使下，形成变幻的节奏、触动和刺激着观者的视线，在人们还来不及向画中的图像发出追询的思考之时，作品整体上所拥有的大气与韵律便直接触动着人的心灵，甚至搅动起一种痉挛式的视觉震颤。面对这样的作品，关于主题、题材、内容、形象等等词语的发问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位画家用的是最直接的艺术语言，诉说着最直接的感受，因此，它们给予我们的也只能是最直接的视觉打动。

王琰作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巨大的尺寸，最大的画幅横长七米多，很难想象一个体貌瘦弱的女孩，是怎样在上面挥毫染素的。可以想见当她面对超常规幅的画布时，感觉到的是来自空白空间的逼迫，面对画布实际上是面对一次征服，除了需要毅然决然的勇气之外，还需要高超的控制画面整体性的能力，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精神苦斗，甚至是对体能与体力的巨大挑战。因此，要想获得对王琰作品的了解，需要对她这个人从作画状态到艺术追求的了解。

从中央美院附中到大学时代，王琰就对西方绘画中表现风格一路的艺术极有倾向，这和许多成长于1980年代的年轻画家一样，他（她）们并非对西方艺术有历史和学理研究的兴趣，但却在视觉上喜欢那些敞开表达的艺术个性及其表现形式，因此，敏感于形式语言的借鉴与吸收是这一代年轻画家的共同特点，也是他（她）们身在严格造型训练的艺术教育体系中而希望获得超越的朴素心理的体现。从摩尔·格列科到梵·高，从凡·东根到培根，这些具有表现风格特征的西方画家，都是王琰艺术理想中的知音，他们的绘画风格也真实地激发起王琰探索艺术语言的愿望，甚至成为触动她每一次动笔的理由。

在我的记忆中，王琰的大学时代在表面并不能安分守己地完成许多写实的基础训练，但是，另一方面，她总是试图找到绘画艺术表达的真谛。她是一个心灵敏感的女孩，在我看到她的一些早期作品时，她对我说过，这些作品都是她的一些瞬间感受的产物。我理解这个“瞬间”是她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刹那触及的时刻，这些瞬间也是她感受某种具有生命动态的景观的产物。这些生命动态可能是无意间落入眼帘的某种自然景象，也可能是沉思冥想之间忽然闪现的某种意象。她试图快捷并紧紧的抓住这些意象，使它们成为作品的形象也成为作品本身。我欣赏王琰这种发自最纯粹的直觉的创作状态，她可能不符合学理式的规范，但是却接近艺术创作的根本。当然，如何能从这种体验中，从这样一种直觉表现的体验状态中成熟起来，却是一位年轻画家需要历练的征途。

后来，王琰仍然以她自己的方式作画，我也不时地看到她的新作。我注意到，随着她对艺术学理理解的自觉，也随着她在艺术知识方面的增加，她对画面的控制能力在不断地增强。可贵的是，她从直觉出发的创作状态仍然持续地得以保留。虽然一次次面对画布的冲突与碰撞耗去她许多体力与心力，她也仍然经常经历着面对空白克服虚无的困难，甚至伴随着苦闷、失望的折磨。而她内在的顽强意志，

使她在困境中奋身而起，一步步地走向了自如的表现境界。

王璜在她巨大的画面上展开了对生命与心灵状态的直接描绘，迅疾的书写性笔触直指本心，充满情感的爆发力，大面积的单纯色彩形成的空间铺展了生命运动的场域，其中绽放出由强烈笔线和色块构筑的绚丽与辉煌。从冬到春，从《蓝》、《红》、《黄》的变调到春意朦胧的《四月》、艳霞初开的《晨曦》，王璜走过了专业修为不断精进、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情感经验逐渐深化的历程。通过这些画面，可以感觉到她试图要强化某种被自然景象唤起的心理印象的努力。虽然仅仅是某种兴会、或者霎那间的生活感悟，微妙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对她来说就是艺术的全部，她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纯粹的色彩与笔迹等抽象形式元素的运用为感性作印证。这种抽象的表达接近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但又有不同的表现性：一般的抽象绘画语言狂暴，极端自我，王璜的画却能在复杂的心理活动之后由直觉表现归宗于审美的和谐，在激情和狂喜中传达出静心的高远，与自然的精神息息相通。不论热烈或冷静，画面呈现出了东方的精神意韵，这是她在探索中国油画发展过程中颇具个人特点的风格面貌。

当然，王璜艺术所达到的越来越从容的境界与她越来越自觉地吸收多种艺术营养有关，在200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博士班之后，她不断地拓宽对艺术、对生活的思考力，比如她深入研究爱尔兰艺术家杰克·叶芝的过程，就为她深入钻研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契机；她追随导师袁先生考察许多文化遗产，对中国古代建筑石窟、壁画、雕塑、博物馆的书法绘画等作直接观摩与体会，使得她对中国传统艺术审美意韵以及深厚的美学内涵有了真切的感悟，对她知识结构和艺术修养有了补充与提高。像她这样能够在学院传统中始终保持新鲜的思维素质和艺术锐气的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她没有固步自封在基本功的单纯训练中，而能旷观中外优秀的艺术大成，广泛吸收画像石、雕塑、书法、壁画等民族艺术形式的精华，从中获得文化修养的底蕴，支撑起艺术的视觉面貌和效果，使她的艺术超越了一般的流俗而具备了学术的品格。我喜欢她的艺术，也衷心祝愿她能在自己选择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2007年4月

诗性地栖居

——谈王琰的油画艺术

罗一平

大概四年前，我于中央美术学院第一次见到王琰的大尺寸油画，作品中那些极具扩张气势的抽象视觉符号，激昂着我的情绪，调动着我的情感，引诱着我在那些线条、色彩和癫狂的结构中如梦地游走。那是一个既综合又对抗，既矛盾又和谐的世界；西方现代主义抽象表现的意象图式，回荡着中国古典诗意的幽深浓郁。

是什么使王琰的作品如此的悠远、神秘？是什么使我阅后数年至今仍记忆犹新？是什么？是她作品蕴含的东方主义意象，让我们能“诗性地栖居”！

“东方主义”是否就是她的作品“诗性地栖居”的精神性整体？

何为“东方主义”？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将“东方主义”当作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西方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东方的表述和表达，创造了所谓西方的东方形象，而东方也正是在这种既定的、体现着西方观念与价值的话语或形象体系中呈现自身。这样，东方不过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东方”，不管是作为地理区域还是文化观念，都是西方历史文化的“构建物”，而且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为西方而存在，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存在。西方文化通过这一知识体系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而东方也在这个话语中思考与表述着自身。

表述的结果代表了表述者的立场，萨义德回避“表述”本身的中性，而刻意突出东方主义的立场，结果迎合了东方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为东方找到一个标签——带有浓厚主观立场色彩色彩的标签。

王琰的“东方主义”消解了萨义德的意识形态性，将“东方主义”转化为一种文化立场，一种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艺术方式，这种融合所产生的是一种既吸收了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语言元素，又渗透着本土文化书写性精华的特殊文化模式，呈现出一种钟情现代、怀思过去的双重审美情趣，表征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积极回应，既有共性的内敛也有个性的张扬。因此，王琰的“东方主义”，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艺术态度和思维方式。其语言表达，不是对古典的复制也不是对虚幻的独想，而是一种在多元文化的洪流过处，以诗性的语言重构“诗性地栖居”的青春思想。

何为“诗性地栖居”？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已经过去，艺术将成为主流。为此，他提出了“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命题。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真理是

通过诗意创造的，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与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都是诗意的创作。只有诗意才能使人栖居，只有在栖居中才能体悟存在的诗意。这是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向人自身提出的双重要求。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可以认为是人的一种自在的存在状态，“诗化”就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

“人诗性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是海德格尔“诗意”的出发点，也是王珠油画艺术的根基所在。

“诗性地栖居”是王珠作品中的诗性表达，是她个人生命体验的物化。她以一种抽象与表现并存的语言图式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无论是痛苦抑或欢乐，都应用诗意的心去构筑生活。她的创作是对宇宙万物不可预测性的诗性体验，其作品灌注了某种绝对精神或意识的象征，其对精神领域的发掘与表现以内在的真实体验为价值标准，而她主观世界的丰富性与自主性，则大多表现为画面中的某种随机性和任意性。统观她的作品，从其对线条、笔触与肌理的处理中，足以见到她在作画过程中的激情与狂热，无论是冷色调还是暖色调的作品，都展示出冲破混沌与黑暗的巨大力量和她那沉静外表下隐藏着的如火山喷发般的潜能。

海德格尔认为，纯粹的语言就是诗意的语言。可以说，王珠的作品是海德格尔这一命题最适当的脚注。从艺术风格上来看，王珠的作品属于抽象表现一路。表现与抽象的绘画语言是西方现代艺术中重要的艺术倾向，不论是美国的抽象表现还是德国的新表现，抑或法国新形象、英国新精神、美国新意象等，都是以个人化的艺术表达为创作原则，借绘画这一媒介充分表达艺术家的生命体验。王珠始终执着于内心情感的外在表达，以具体化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经验为基点，以诗意的语言，着眼于抽象化的形式创造。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以抽象语言介入当代视觉文化的同时又保有传统文化的气质。王珠的作品不涵盖任何的宏大叙事，但对形式各因素的安排透露着对自然与宇宙、生命与死亡、自我与社会、存在与虚无的理想化感悟，凡此种种皆通过表现与抽象的书写与涂画，展示着当代视觉文本中的文化心理。

“诗性地栖居”在王珠的作品中表现为生命的深邃与优雅。分析她的作品，可以见出其创作之以往往往是从具体的感知出发，通过线条与色彩的组合，将原有的表象予以概括和简化，形成简练、单纯的形式表达，继而完成由内心世界走向绘画世界的过程。宏大的空间构成、细腻的色彩关系使画面具有一种视觉陈述的巨大张力。故我们观着王珠的作品，虽然大多符号是对大自然景象的瞬间捕捉，但从画面的构成上来看，实则可以分为两种形态的划分。第一类是对与自然物象的主观感悟，如《冷山》、《星空》等作品。在这类作品中艺术家极力营造深远的空间意向与隐约可见的客观物象，所表现的是艺术家情感与外在世界的心灵对话。在《冷山》中，王珠以简练、劲健的笔法营造出深远的空间，线与色的交织构建出具有视觉张力的空间效果，颇得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意境，寥寥数笔，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另一类则是对稍纵即逝自然景观的体验，如《晨曦》、《红云》、《三月》、《春之绿》等作，这类作品通常以直接的视觉体验来呈现

不可牵制的视觉冲击力，其中艺术家关注的已不再是视知觉的真实与空间概念，而是线条与色彩在画布上的遨游与张扬。

王璜对视觉心理的发掘与呈现是直接而有力的，其作品显示了全球化时代艺术家对不同文化的综合运用。艺术家的作品是表现与抽象艺术风格的整合，但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在摄取西方创作方法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中国化特有的创作观念与意境，在抽象与表现的纬度上强化了中国文化之艺术精神，也正因为如此，王璜的绘画做到了卓尔不群。她以纯粹的诗意语言表达了一种深沉的自然情怀，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对生存空间的热爱与追问。因而，她在创作中不需要借用某种外在方式使创作主题得以升华，而是采用与世界更加具体化和直接化的接近方式。万般绚丽的情与景皆表现为大美无言的笔触与色彩，其中蕴含了说不完的沧海桑田、气象万千；数不尽的春花秋月、云蒸霞蔚。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美是难的”。美之所以难，是因为真正的美是真实而且具有灵魂的，是有文化差异与地域特色的，是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创造出来的。当我们面对着西方当代艺术以及国际化、现代化文化思潮的当代势差，就能感觉到，王璜的“诗意栖居”是一个会比“美是难的”更为困难的命题。因为，东方式心灵境界和思维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文化重概念和分析，语言具有侵略性，图象符号清晰而具有体量感，并由此生成强悍的视觉冲击力。东方文化重视体验和内省，主张不可言说的感受——“悟”。“悟”是摆脱一切现实生活的“用”而升华到“美”，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即“入道”。道本身就是“大美”，这种大美不仅是一种视觉张力，更是一种如庄子文本中透出的那种幽婉隽永的诗意韵味。王璜作品，从外表上看是抽象与表现的，从情调上看，又处处显现出中国文化的灵魂内核——诗意的生存。她以西方抽象艺术的色、形、线，奇异地构成了带有浓厚中国古典诗意的意象图式。这种图式陈述了过去、展示着现在，暗示着未来，这是一种生活空间向深邃的历史空间、文化空间的嬗变，显示出深邃的艺术魅力。

2012年6月

圣堂中的舞蹈

——王琰的画

高 岭

王琰把绘画视为自己心中的圣堂，而她自己则是这个圣堂中激情四射、永不停息的舞者。在这个二维空间的圣堂里，你肯定无法找到现实世界的视觉对应物，你肯定无法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但你却无法回避自己感受到了什么。

在一个被人们普遍称为读图时代的今天，对现实可视世界的再现、表现、虚拟及其广泛的机械和电子技术的复制，包围和主宰着我们的视觉经验，使得我们在图像和影像的无缝隙重叠和交织中，迷茫了自我。我们变得越发地依赖图像和影像，似乎只有在它们的世界中，现实才是真实的，自我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渐行渐远的远航，我们远离了自己的经验，更远离了自己的感觉。

在王琰的绘画里，自我的感觉远要比社会性的主题、自然的形象、叙述性的内容和逼真的描摹更加重要得多。她的绘画完全与同代人对视形象形象的迷恋相左，却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纷繁迷惘的形象障碍背后抽搐颤动的神经。更准确地说，她的绘画把我们与周围世界遭遇时刹那间心理反应提示了出来，因此，它关乎事物的本质，关乎事物在人的直觉中本来的状态，而非通过理性的推导所假设的样子。

正是对事物本然状态的直接性感觉，让我们感受到她的艺术对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有机生命的尊重和倾听——不用高山大川和行云流水，不似春光明媚和山花烂漫，却仍然能够感受到山的气息和火一般的激情。那些时而疾风骤雨，时而扶摇回旋，时而舒緩起仰，时而平地流沙般的笔触，还有那嘹亮的色调和飞扬的色彩，在落荡清透的背景上一次又一次上演着生命和直觉的舞蹈，虚化于无，却了然于心。

王琰对纯粹色彩和独立笔迹的痴迷，似乎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旨趣不尽相同，尤其在她大学期间的素描和后来独立创作的早期作品中较为明显。但是十年前开办的中央美术学院首届造型艺术博士班的系统学习，使得她拓展了艺术创作和思考的知识土壤和修养维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和审美意蕴方面的遨游，厚实了她对艺术意志与艺术意蕴相互吸收和借鉴的理解，从而使近年的作品在主观意志与意蕴创造、直觉感悟与结构自然、心迹表达与自然生发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用色彩、体量和动感见长的油画材料来更加完美地呈现出个体心灵与自然生命的际遇和感悟，传递出成长空万里，或迭宕起伏，或氤氲无边的心灵图景，这是对抽象油画在新时代的一种期许，也是对中国艺术走出主题性创作进入艺术家自我内心的一种期待。王琰的绘画，特立独行，却发人深省，为我们探索艺术的抽象表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2012年6月

让自然指引艺术

——从王琰的艺术创作方式谈起

邹跃进

近几年来，王琰画了一批纯抽象形态的油画艺术作品，它们的基本视觉特征是：一、较高的色彩纯度和比较响亮的色调；二、流动跳跃的线条和色块，使整个画面充满运动感和力量感；三、画幅巨大，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和震撼力。王琰的这批作品虽然在形态上是抽象的，但毫无疑问表达了艺术家对自然的理解和体验。王琰在她《面对画布的战斗和思考——创作手记》一文中说：

“是冬日里的那轮暖阳；是夏夜里的一丝清风；是飘逝的云床；是旋转的星河；是路边那不知名的小花朵朵；是落叶翩翩的秋风；还是嘈杂车厢外沉寂的苍茫戈壁；或是寒风中盘旋追逐的海鸟的欢唱，是大自然和生活给了我那些刹那间的感悟，而在此刻它们都以其自然而然的方式，相互交替，环环相扣，指引着我对她无限的追忆。”

由此可见，正是王琰对自然本身的感动，成为她创作这批作品的主要动力，并指引她去表现自然及其意味。为了贴切而又准确地把握艺术语言与自然之间的准确关系，王琰在创作这批作品时，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创作方式，其特点表现在她创作作品的时间与作品的形式与意蕴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因为她创作的每一幅作品，在时间上都是与自然界的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是同步的，是对生命和自然相互感应的直接表达。王琰说：

“还有什么非要去‘寻求’的主题吗？主题已经在自然中孕育、发芽、抽枝、生长。那么就让我在这一面又一面的白色画布中，以我有限的言语来陈述、传达出自然无限的奥秘吧！”

想象的翅膀与记忆的闸门一同展开，而自然的无限奥秘，在于它的概念无法界定，甚至也无法形容。”

在这里，王琰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她的艺术创作过程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特征，那就是把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的体验，以直接的方式，渗透到她的艺术创作过程之中。我这里用“直接”一词，也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王琰这种艺术创作方式的独特性。在我看来，这种直接性具有如下的特征和意义：

首先，王琰的这种创作方式，显然与那种为外在的目的，如政治、宗教、道德服务的所谓主题性创作过程和方式完全不同，因为在王琰那里，生命意志、艺术意志与大自然的互相生发，才是她追求和探索的全部主题。而艺术语言的抽象形态，在王琰看来，正是直接为摆脱社会性主题的约束而直接与自然对话的最佳途径。

其次，王琰的这种创作方式，也超越了以视觉为中心的观察自然的方法，即不把大自然作为一种风景来观看，来描摹，而是把自然作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生命，全身心的去倾听、感受和体验，所以，在王璜的自然观念中，气候、温度、风沙、一草一木、土地和阳光都是自然，其实也正是这种自然，超越了视觉的范围，而需要艺术家用全身心去感受和体验。进一步说，王璜虽然没有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把自然理解为离庙堂之远的名山大川，或乡村的田园风光，而是把自然看成是与此在永远同在，不可分离的世界，但她对待自然的艺术态度，与中国传统文人画家是一致的，即在“游”中，达到石涛所说的山川与人相遇而速化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这种意义上说，王璜的艺术是以现代的方式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第三，王璜创作方式的这种直接性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保证了自然的优先性、客观性和自主性。哲学家柏格森认为，在面对世界时，我们怎样才能直达事物的整体和本体而不被我们所歪曲呢？他说只有一种方式是可能的，那就是直觉，也即直接面对世界，而不用理性的思考，去干预对象在时间进程中的流变和绵延。用王璜自己的话说则是“自然的无限奥秘，在于它的概念无法界定，甚至也无法形容。”就此而言，王璜创作的过程之所以要与春、夏、秋、冬的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同步，正是为了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更好地接受自然给予的指引，与自然形成直接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关系，从而使她的作品能像自然一样，自然而然地“孕育、发芽、抽枝、生长”和完成。如在《五月》这幅作品中，王璜以巨大的画幅，表达了进入夏季之后的自然界给人的心理感受。画面中的红色、黄色、蓝色和少量的黑色，构成了画面的主调；色彩飞扬的线条，充满力量与张力的形式，以及画面上从左至右向上飞腾的气势，仿佛一首视觉音符组合而成的乐曲，既像夏天来临之后的节奏和步伐，也犹如初夏温暖的气候和阳光。

如前所述，王璜是要用纯粹的绘画语言，如色彩、线条和构图，来表达自然的客观存在与我们的视觉感受之间的同构关系的，其实，她面临的艺术难度和作品所具有的艺术意义都在于此。从王璜创作的这批作品看，我以为她已经在这一设定的艺术方向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我们不能说王璜创作的这批作品，已经达到了无可挑剔的艺术境界，但是她关于艺术和自然的观念，如艺术的纯粹性，自然的优先地位等形而上的假定，以及由这些观念和假定形成的独特的创作方式，都将成为她在未来的艺术探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而使她能够在自然的指引下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最后我想说的是，王璜是从过去的表现性绘画所崇尚的生命之沉重，转向对自然的本体和生命之欢乐的表达的，这一转向，在我看来，也是王璜从西方的艺术原则向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一次现代性意义上的回归，它不仅展示了王璜艺术探索的新方向，而且从更大的范围看，也为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追逐自然意象的即兴创造

——王琰抽象油画的抒情性

张幼云

若干年前，一位友人拿出几张照片，要我品评照片里的人物油画作品。那些作品带有浓厚的表现主义色彩：它以冷灰色调描绘着风声鹤唳的骷髅人，呈现出孤寂、冷漠的梦境意象，有着非常奇特的精神感染力。画面上奇幻的造型、微妙色调，无不透露出作者敏感多思的艺术才情。后来才知道，这组油画的作者正是王琰。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其作品风神至今仍依稀可见。

十年后的今天，广东美术馆决定举办北京画家王琰博士的抽象油画展。借此机缘我阅读了王琰的画册《王琰抽象绘画》，发现王琰油画昔日深沉的幽思消逝了，代之以轻快、热烈、悠悠、舒卷、飘渺的线与色之交响。在这些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画家陶醉于奇妙无比的自然意象中，一切变得悠然自得。

王琰的抽象表现油画，缘于自然感受撩起的画家意绪与情思。画家曾在《创作手记》中以诗的语言向我们证实：“是冬日里的那轮暖阳；是夏夜里的一丝清风；是飘逝的云床；是旋转的星河；是路边那不知名的小花朵；是落叶翩翩的秋风，还是嘈杂车窗外沉寂的苍生戈壁；抑或是寒风中盘旋追逐的海鸟的欢唱，是大自然和生活给了我那些刹那间的感悟，而在此刻，它们都以其自然而然的方式，相互交替，环环相扣，指引着我对她无限的追忆。”

在王琰的画上，看起来似乎找不到自然事物的具体形象，但每一幅画其实都和自然息息相关。而那画后激起过画家强烈感受的客体，并非孤立静止的自然物，而是周流不息、运动变化的自然现象。与之相应，由这种处于运动、演变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所激发出的画家情思，也是流动的、变幻的，总是处于不断运动的节奏之中。观赏王琰的抽象油画，我们总能见到对比强烈的色彩，狂放奔弛的笔触，蜿蜒转折的线条和飘渺幻化的背景。有时大面积的单纯色块，在消散中聚集，又在聚集中消散，一切均在运动中呈现。画作所表现的自然意象，从冬到春，变幻无穷。因季节更替、时序运转所催生的作品，从“冬之蓝”、“冬之红”、“春之蓝”、“春之红”、“春之海”、“春之绿”，到“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还有那喷薄而出的“晨曦”，流星般的“极光”，一切均在演变中、生成中、消逝中。

初看王琰的抽象油画，似乎很“潦草”，很“粗糙”，好像没有多少技术上的难度。其实，那正是画家所追求的“即兴创造”给人带来的错觉。那种生涩的、草草的意象呈现，与其说是不经意间留下了遗憾，不如说是画家试图摆脱学院陈规，寻求自由创造流露出的率性天真。王琰有着深厚的学院派写实绘画的功底，她从中央美院附中到中央美院第四画室的本科学习，再到攻读中央美院中国画油画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深造，经历过扎扎实实的学院艺术锤炼。见过她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素描人物写生，即可领略其高超的艺术技

巧。她的画很内在，很大气，善于将艺术激情灌注于形象塑造之中，并能成功地渗透到对“有意义的形式”的探索之中。

然而，她更乐于以即兴创造去捕获偶然的艺术效果。在随机性的创作中，她摆脱了习惯性的套路之束缚，让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进而不断地超越过去，创造全新的未来。

在王球的心目中，绘画就是一切！那种在日常生活感受驱使下的即兴创造，便是她以自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拥抱自然，拥抱未来，让生命更富于乐趣。王球开启的抒情性抽象油画创作之路，是一位 70 后女性油画家，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在中西融合的艺术发展方向上进行现代转型的可贵尝试。

2012 年 7 月

